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警敏

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

其起草因爲改定數字瓌甚異之

舊唐書劉
仁軌傳

岑文本字景仁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
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譚
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冤辭情慨切召對明辯
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

不歎賞其父寃雪由是知名

唐書岑文本傳

鴻臚

謹案此事與裴敬彝同新書孝友傳云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七歲能文章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於朝補陳王府典籤惜賦題不傳故附於此

文本才名旣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

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唐書岑文本傳

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

詞采甚麗深見嗟賞

唐書許敬宗傳

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

構馬上卽成曾無點竄

唐書薛收傳

元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

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

語耳

舊唐書房元齡傳

陳叔達字子聰與記室溫大雅同堂機密軍書赦令及

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爲

舊唐書
列傳

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

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唐書顏
師古傳

嗣真直宏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

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

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旨詔加兩

階

新唐書李
嗣真傳

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同日授冊

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
顧失色勃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
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

唐書王勃傳

君諱秀東海剡人也年十五爲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
郎沈佺期再試東堂壁畫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
遂擢高第初君上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檟森然嶽嶽
莫紀留居論譏時日以成先德之不忘翳是舉也

上柱國徐

府君 顏魯公集
碑銘

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

一時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
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眾議以
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
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

唐書韋承慶傳

上嘗登凌烟閣見左壁頽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
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卽令召又至
對曰此聖厯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卽於御前口誦以
補其缺不失一字

唐書蔣乂傳

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

新唐書蘇味道傳

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

甚奇之

唐書姚崇傳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

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朝野
僉載

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頽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
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丙公徐之不然手腕脫
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新唐書
蘇頲傳

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
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
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
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唐書李
泌傳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

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

不加點

據言

天寶中漢州

一作漢中州

雒縣尉張陟

一作涉

應一藝自舉日

試萬言須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

筆向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循

一作巡

席依題口授

言訖卽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仍

請滿萬數宰相曰七千可爲多矣何須

一作必須

萬具以狀

聞勅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爲張萬言

封氏

聞見

記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
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
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云足下學乃生知
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
深所望焉數日欽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
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
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
始不差錙銖也

文多不錄

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元蓋僧一

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

繹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
此也按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
而知者特寡故詳著焉

少室山房筆叢

君諱元孫字聿修京兆長安人聰銳絕倫工詞賦章奏
有史才明吏事年十歲時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任益府
法曹長史李孝逸聞君少俊請與相見座中試安石榴
賦君默綴少頃郎中睜而從之君授翰立就不加點竄
孝逸大驚舉進士素未習尚書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試
九河銘高松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

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

贍惜其帖經通六所以不

原本闕

屈從常第徒深悚忤由

是名動天下解褐鼓城主簿歷登封尉與弟贈太子少

保諱惟貞府君調選屢以高等同登甲科相代爲長安

尉翰林偉之前是老吏好以婚田之不決者試新上官

君悉堦階上研墨汁數

原本闕

操割凡百餘道不終夕而

畢縣令隴西李綰才學士也覩

原本闕

駭命小吏分手寫

之而通不給朝廷聳歎遷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時元宗監國獨掌令誥當時以爲綸言之最嘗和遊苑

詩御札八分批答云孔門入室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
之與先廣德二年春三月二十有二日制曰故濠州刺
史上柱國顏元孫懿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聚學
爲文清白著於家風問望光於銓選久膺揚厯爰寄藩
條政有其方績宣其用未登大任遽迫流年九原不作
郡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艱難立其名節忠能徇國孝
在榮親贈以儒官揚其盛烈可贈祕書監眞卿表謝今
上批答云卿之先伯當代詞宗道蘊國經行推人表上
宏祖德下獎門閥鄭國不亡臧氏有後雖雲雨之澤自

葉流根然訓誨之方因父見子永惟盛烈式寵代官不

朽者名斯爲極矣

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

顏魯公集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

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祕書郎宏文館

直學士嘗覆奕誦碑無謬者

新唐書本傳

裴炎之弱冠爲同州司戶畧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召

入勵而責之炎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

百餘道炎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

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炎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畧言其

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旣而迴案於崇儀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

大唐新語

鴻臚

謹案舊唐書本傳炎之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

手

元行沖景駿之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唐書韋述傳

初結綬滿歲調於有司會舅氏居選部上其名於宰府

試言二篇比興菁華及賓曹郎兼管書奏下安陸應山

露布於朝矢口而下含章迅發襄陽縣開國男羅公墓誌銘序權文

公集

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唐書權德輿傳

魏博田承嗣籤治文案如流水吏人私相謂曰世罕有

此旋風筆雲仙雜記

七歲已知讀書能記他生之習十三能文見公與邢君牙書能記他

生見韓文公應官記

行狀

鴻墀謹案洪慶善韓子年譜大歷九年甲寅祭嫂云

未亂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未亂一年
七歲也皇甫湜曰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家李翱曰
及長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

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
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
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卽成綬喜
曰此無愧也

唐書韋
溫傳

溫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
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溫握翰卽成詞理典贍日用

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黃門侍郎李
暉出鎮太原辟爲從事暉在鎮與遊州節度使李商隱
宴於百樂州逖爲之記文士盛稱之

唐書孫
逖傳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
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惟符公
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爲支
使雖口受知尙多偃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醺請撰齋
詞於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
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

一作
緩

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

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依棲韋公特與譔真
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鶚乘風行
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
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爲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
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
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卽前之真讚可
謂有先鑒也

北夢
瑣言

長沙曰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
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

給硯璘纈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
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
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颺所卷泥滓沾漬不勝
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
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
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
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
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
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撫言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溫八吟

撫言

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义多爲鄰鋪假手日救數人而士行玷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常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

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

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

全唐詩話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授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卽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爲

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據言

吳融越州山陰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於是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藁融跪作詔少選而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

會稽志

展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展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勝出至是

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膀天也以譏屢進非其時

新唐

書陸

屢傳

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吹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

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

唐書鄭畋傳

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

未下乃召珽草檄珽卽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

爲太祖嗟賞

舊五代史李珽傳

裴廷裕乾甯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

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

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
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泊曰卿便是上水
船也泊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泊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撫言

梁敬翔初歸太祖見語及時務遂異禮焉因委奏記巨
細預之時或軍書藁委翔則據鞍旗麾之下運毫洒落
有如風雨知文者雖阮瑀陳琳不能過也

冊府元龜

湯箕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
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六

三

聞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瞑有
人走乞障車文質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
而四本俱成

言撫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嘗對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
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
而書握管者畧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
然詞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

南唐近事

鴻墀

謹案龍衮江南野史載史虛白聞宋齊邱總相

府事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恨之欲窮

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牋翰使女奴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口手應接曾未暫滯衆不能屈陸游南唐書亦云齊邱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與馬令南唐書吳任臣十國春秋所載並同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甯末爲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

如旨郁時值記室卽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

詞理俊瞻以此知名

舊五代史本傳

鴻墀

謹案尹洙河南集韓重華誌銘作燕客馬彧韓

琦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亦作幕吏馬彧攷宋人說部載韓定辭唱和詩俱作馬彧與是書異惟雲谷雜記從通鑑作郁與是書同

嘗聘王鎔於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中成賦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卽時成賦擁妓而去

舊五代

代史馬
郁傳

鴻墀

謹案太平廣記作韓定辭請馬郁爲賦與是書

作幕客張澤異

司空頌貝州人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頌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頌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爲判官及張彥復脅賀德倫降於唐德倫遣頌先奉狀太原莊宗乃以頌爲判官

舊五代
史本傳

鴻臚謹案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歸燕且異傾邪之行

范質傳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

爲之

東都事畧

鴻臚謹案舊五代史晉少帝開運元年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歐陽史則云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杜威爲都招討蓋畧之也

文思之敏昔元針子得石斧銘曰天雷斧速文步敲石

柱子如其言詩如雲蒸千步千首符載陪韋西川飲摩訶池請撰二十四化設醺青詞命小吏十二人分兩題緩步口占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

成文三篇

玉芝堂
談薈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典切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
爲本守則張翥之子迎者如雲敘縣令曰仁之所懷幼
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

對的語工

國學紀聞

李乂爲紫微侍郎與蘇頲對掌綸誥明皇日前有味道
嶠朕今有頲乂皆號蘇李時宰輔子將授太廟頲草詞

久不就曰以遵仲尼之問而未能續又曰何不云宜採

方山之能頌服其敏

唐詩紀事

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

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唐書齊澣傳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

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試臺付法不

伏劉仁軌青衿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

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

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月有司試

策無鼂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
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如肆情撾鼓狀稱問頭付
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旣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
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
盈若引窺覷之門恐開僥倖之路多冠奏劾自合甘從
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龍筋鳳髓判

鴻墀

謹案容齋隨筆於張鷟此編頗致不滿然其帖

妥處亦未可沒也今采其有涉於論文者一條畧存

梗概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

臣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因學紀聞

代宗獨孤妃薨將葬尙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尙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卽以書急召之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

因話錄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

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却封進

聞者服其切當

四六話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急

有寶劍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

口占云前件劍武庫神兵先皇特

一作所

賜既不合將歸

一作於

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

北夢瑣言

鴻臚

謹案王銍四六話載裴晉公臨薨繳進玉帶口

占云云與此正同而瑣言於顧雲一條復載裴度事

並云未知孰是又案新唐書令狐楚傳楚疾革時自

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
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
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脫瑣言殆因此事轉輾傳訛當
從四大話作裴度事爲近

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閣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
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也暨病
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旣
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
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耶抑晉公自以意矧此舉也

繁演

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

新唐書
元稹傳

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

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

元公墓誌銘序

白氏長慶

集

農家韓鄂五卷中興書目

崇文目
歲時類

鄂采諸家農書紀風

雲之候錄種植之法下及方書蓄產之事皆載天禧中

頒其書於諸道鄂自序曰徧閱羣書爾雅則言其土產

月令則序彼時宜採汜勝種藝之書

卷二

崔實試穀之法

四人月
令一卷

韋氏月錄傷於簡缺齊民要術弊在迂疎

玉海

高燕公在秦州岐陽節度使杜邠公遞囚於界燕公牒
轉云當州縣名成紀郡列隴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鳳
翔流囚之所公移書謝之自是燕公聲價始振劇報機
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
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宏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
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
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
謀也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

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

新唐書李德裕傳

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

之賜之宮錦

唐書封敖傳

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畫鑠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

生有言所恨文不迫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

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唐書封敖傳

宋史繩祖學齋佔畢稱杜牧阿房宮賦煙斜霧橫焚椒
蘭也二句尤不可及謂六經止以椒蘭爲香楚辭言椒
漿蘭膏亦然若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西京以後近世
文士作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裝蓮步更爲可笑此
皆齊梁間事漢時甯有之耶故知作詩賦作畫皆貴考
據典故乃不貽譏後人

古夫千
亭雜錄

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

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
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

閒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

容齊三筆

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俊瞻無及路公巖者

巖字魯瞻懿宗

咸通時

杜尙書愔邠公之弟

惲咸通中泗州刺史事詳新唐書

牧泗州

爲龐勛所圍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

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

詳後

引二子以證其事云錫

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愔孤城獲全尋加殊獎

金華子雜

編

永甯劉相鄰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
特勅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惟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
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畧日用勅
代榜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
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
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憐鬱蓋
指斥太中的也

撫
言

秦韜玉出入大閤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
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勅放及第仍編入其年

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畧曰三條燭下雖阻文

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撫言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
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
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
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畧曰曹興之圖畫雖
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撫言

唐時有童子應試題爲腐草爲螢賦童子不知出處問
一老於場屋者隨口答曰草卽唐詩青青河畔草又論

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螢卽三字經如囊螢童子
遂作一聯云昔年河畔曾邀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却照
聖人之典主司擊賞遂中式老者仍落第

太平廣記

順義四年王如白沙觀樓船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
白沙爲迎鑾畧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道鑾輿所止
井邑皆爲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鎮

十國春秋
吳世家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爲文長於箋奏成汭鎮荆
南辟爲推官汭嘗讐殺人懼爲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爲
荆南節度使命準爲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畧云

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
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
非霸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
又云成爲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
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

甚爲朝廷所重

五代
史補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
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五
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

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旣
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畧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
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
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
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

文正公拈出尤爲切當云

清波
雜志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
祿此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復姓表也見釣磯立談
范文正公全襲用其語又蜀檣杪孟景時翰林學士范

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
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亦在文正之

前而引用尤切

池北
偶談

生平尤工於章奏先是景福間高祖殺陳敬瑄田令孜
命涓草表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
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閭外先機恐失於彀中一

時爲中朝所誦

十國春秋
馮涓傳

游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常奉

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要時輩稱之

十國
春秋

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
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臯爲謝表
百餘字後思意艱澀時節在側臯顧謂之曰嘗聞馬有
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爲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
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
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爲親切

五代
史補

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
寅對談遂請爲代謝賸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
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瑯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五代
史補

賈郁字正文侯官人以文策干太祖補仙遊主簿秩滿
爲令及受代一吏酣醉於庭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
懲汝吏揚言公欲再來猶造鐵船渡海惠宗卽位擢郁
贊善大夫再令仙遊會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郁署
牘尾曰竊銅錮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
爐鎚竟抵罪

十國
春秋

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
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瓊寶之文非無故

事

九國志

鴻墀

謹案九國志孫漢韶傳云祖昉嵐州刺史父存
進振武軍節度使據薛氏五代史存進父名佺未嘗
爲刺史與九國志異

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因加殊遇復命
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
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
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
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

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畧曰天寒而麋鹿
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爲
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

當時京師稱爲第一

吳越
備史

贈大監張公諱燦至漢祖卽位之初爲上黨戎判未久
朝廷知之且愛其直敢言事欲用之爲諫官無何授監
察御史初授監察命詞云前件官澄之不清撓之不清
捧勅牒官告遍詣時宰謂之呈官告馮瀛王於官告上
改一字云澄之必清用堂印印之聚廳屈見之馮曰此

官已有清白豈合言澄之不清乎由是清白之名徧於

朝野

洛陽摺紳
舊聞記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七終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奇詭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中

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因學紀聞

鴻墀謹案閻若璩云鏤心卽服膺彥伯澀體芻狗爲

卉人竹馬爲篠驂大抵如是

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
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兔進

士效之謂之濫體

全唐詩話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

唐韋維善政錄

集古錄

任華其詩尙奇如贈李翰林杜拾遺兩詩古無其體在桂送祖評事赴黔府序云出餞何許舜亭戕戕凭檻窺

龍鼉之窟酌酒滴魚龍之背及序送宗判官歸滑臺又
云二三子出餞於野霜天如掃低向朱崖加以尖山萬
重平地卓立黑是鐵色銳是筆鋒復有陽江桂江畧軍
城而南走噴入滄海橫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
之外有如是山水山水旣爾人亦其然華是時爲昌巖
府中參佐同時有蘇侍御澣武功人佐前御史中丞張

公爲判官

桂故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
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

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容齋隨筆

猗玗子逃亂在碓南人云猗玗洞中是王

一作三下同

虎之

宮中碓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如古君

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玗子奪其宮王虎去而

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借順惠讓可作頌

矣

虎蛇頌序

次山集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
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
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

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

唐元結
窪樽傳

集古錄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

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

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

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

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

集本有
者字

也結之汲汲

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

唐元結陽
華巖銘

集古錄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

同好也耶

唐元結
崕臺銘

集古錄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嘗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畧云方國之僇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僇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僇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僇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僇父母見子如臣見君

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僇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容齋
隨筆

元次山文怪石臨淵硯硯自顛蓋硲硲也集韻誤以硯爲硯字升菴引作綺兢切讀爲瑩字此與怪石自顛不合唐代文人多以意造字硯硲爲硲硲亦猶蟲聲之薨薨改爲薨薨翯翯以石聲則爲薨薨鼓之咽咽則爲齧

齧一類也

通雅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崛過柳

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者大概六代以還
文尙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
蕭李文尙平典元獨矯峻艱澀近於怪且迂矣一變而
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猗玗子以山名琦玗
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
邊將騁兵殊失輕重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不惟矜
誇靡當豈穆如清風之致哉

少室山房筆叢

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
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

少室山房筆叢

其後題年月乃云貞元十一祀龍集乙亥大火西流之
月變年爲祀而猶書龍集乙亥皆依古爲文長源好奇
如是

會善寺
戒壇記

授堂金石跋

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
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
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

唐書鄭
餘慶傳

鴻臚

謹案新書謂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

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視此傳詞
意較明晰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畢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

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
道絕寒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
此其躅

樊紹述墓誌銘

昌黎文集

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
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礪夏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
絳卽東雍爲守理所猶爲可曉第二句曰稟參實沈分
第三句曰氣蓄兩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冀
遺風餘思纔覺平順第五句則又曰晉韓魏之相剝剖
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考其臺亭沼池

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有
指可創起處予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
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附於污宮水本
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於河渠
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污宮其可書以薦後君
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落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
脈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
險澀難讀爲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按
宗師字紹述仕唐與韓文公同時歷金部郎中絳州刺

史徵拜左司郎中又爲絳州刺史徙絳州遷諫議大夫
卒韓公銘其墓謂紹述文必已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
句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意已寓
抑揚矣夫作文而無所統紀則亦何等文章邪至於銘
則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公之譏訾世俗是矣又曰文從
字順各識職則似以樊爲不然者夫六經之文無不可
讀而不害其爲古繫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蓋
如此也商盤周誥佶屈聲牙則以秦火之餘出於伏生

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況九十之老齒豁而音微又雜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爲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

隱居
通議

絳守居園池記前代註解者數家趙仁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余視之尤疎漏因爲是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著於右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爲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僂淺以資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

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翱之
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
號稱險怪奇澀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
之故月蝕詩效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約其橫驚屬其
殘斷而矯其甚者韓子之奇奇之正也二子之奇奇之
偏也文章貴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爲
奇而不能不奇之爲奇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耶其有
意爲之耶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
已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八

八

若此矣或曰子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程平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奧義缺文焉是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之飾夷以艱龔照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可見矣彼解者疲精竭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皇慶二年歲在癸丑九月二十九夜吳師

道書

絳守居園池記注

孫仲序畧有曰樊宗師爲皇唐名士不知當時負此文走人門下有誰與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之親且相推善觀退之之文大不如此退之有答陳商書其意

甚病商之所爲文不與世相上下又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隋餘弊其文章最微弱韓愈獨與籍湜李翱輩更迭文體高出秦漢當時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光後來有學韓愈氏爲文者往往失其旨嘗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卽召之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爲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旣成之而須口說之也咸平六年七月冲奉詔爲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摧缺因熟讀及

遊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渠竇花木堤原川河井閭牆
墉門戶凡爲宗師筆記處所者與舊多徙移然厯厯可
見猶視其文未能過半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
年嘗念園池記旣厯年歲惜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刊
之以傳

絳守居園
池記注

梅聖俞寄題絳守園池詩黑石鐫辭澀如棘今昔往來
人不識酸睛欲抉無聲形旣不可讀不可聽云云詩凡

百四十餘字

絳守居園
池記注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鳴

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唐樊宗師絳守

居園集古錄

池記

右唐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爲文者雖務爲新語然未嘗有意於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爲險怪必使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

金石錄

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旣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梗楠豫章人之所材至於大字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

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

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翱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

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

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絳守居園池記

廣川書跋

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

知故世不得考之崇甯三年余至絳州乃剔刮磨洗於

其後刻回漣

亭名

香

亭名

薪

亭名

槐

亭名

望月

亭名

柏

亭名

鵬

亭名

白鵬

亭名

白鷺亭

白濱

亭名

雅

薛姓

文安

裴姓

同應漢王諒友

軌

梁姓

正平令

為

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敝

蒼塘

亭名

風

亭名

鼃

亭名

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敝

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慮盡正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於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諛語鄙俗如村野訟牒無所校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爲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園池記別本

廣川書跋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

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

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

如絳

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日知錄
爲甲辛殆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

唐人組織初汨沒於綺藻若修武者殆放古隸之通體

召陵之訓而陶鑄采獲者乎紹述已險澀矣然以並銑

溪虬戶所勝多多宋景文規撫修武識者猶或少之用

古人足矣則今日而造者誠所不必也如退之文苗薶

髮櫛

韓宏碑苗薶而髮櫛之幾
盡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

目擣耳染

房啟銘目擣
耳染不學以

能

歲目誅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間見層出

貞曜

曹誅

五界

曹成王碑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著職各任其職也羸越謂

秦與句踐也曹朋曹也有罪連坐五謂什伍變索倣子

也有獲則分界之此篇退之造字可謂奇琢變索長之

能索索盡也噎張徹墓銘曰世顧慕以行子揭揭也

溫公采之噎噎暗二字古無合者言人暗噎以聲音

不肖者之咀也噎暗二字古無合者言人暗噎以聲音

笑貌度曰咀音懶相呵也咀噎語不止也莊子嗒然同

聲蓋失聲他如噎水急則魚噎癰女點切韓詩

而垂之意他如噎韓用噎癰視傷悼癰瘡娼

姍女刮切小兒肥貌宙張滑切穴中見也此類甚多

姍韓用巴艷收娼姍宙韓用闡竇楔宙此類甚多

皆對廣韻鈔撮而又顛倒用之故意警牙鹿門以爲生

割甚爲退之不取也若樊宗師絳守園池記陴緬孤顛

跼促元武踞穹鞠覲蠡巽隅間黃原玦天墀捩蹴墉險

而不安袁淑謂王景元訴屈豈相遠哉黃長睿言段柯

古靖居寺碑雖不似樊紹述之甚亦軋軋難句矣

通雅

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及擢

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

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

河東薛君墓誌銘

昌黎文集

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

之無能髣髴者

唐書李賀傳

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澀怪僻所謂目

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爆

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跋邪跂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所以答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耀於瓦石必鬼巍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余謂韓門之怪僻莫若樊宗師韓公爲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澀語如絳守居園池記讀之使人口棘心懣何必乃爾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寒者資

焉餒者取焉至於鮫綃龍脯駭人觀聽於饑寒何有哉
盧處道嘗效其體戲跋於石云辭習者周羸劉雍降以
弊迨唐順憲振昌黎辭裏夷險矯惟紹述著述見未傳
見獨是矯不甚哉古洛暢子純甫珍奇鍾古蓄樊記刻
久跋以柳城姚伯端甫涿郡盧氏子摯云亦頗得其怪

澀之趣

湛淵
靜語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
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論著多似之末年尤奧澀
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

筆記

況往嘗盜開靈書罰露天誥免冠自懲慮不塞咎戾矢
其文以自贖蓋欲鋪簡神明非爲道士所發自貞元辛
未歲九月哉生明余窮愁幽憤思以自適吟咏道篇以
攄煩懣寺長安尉杜陵史鎬在焉爲余搦管揮灑後漢
神仙之士王次仲者善爲此書余今日見史侯如漢世

矣書衢州開元觀碑後華陽集

臣有意諷賦久不得發偶出東門三百里抵華嶽宿於
趾下明日試望其形容則縮然懼紛然樂蹙然憂歆然
嬉快然欲追雲將浴於天河浩然毀衣裳晞髮而悲歌

怯欲深藏果欲必行熱若宅鑪寒若室冰薰然以和怫
然不平三復晦明以搖其精萬態旣窮乃還其真形骸
以安百鈞去背然後知身之治而見其難焉於是旣留
無成辭以長歎翛然一人下於崖金玉其聲霜雪其顏
傳則有之代無其鄰姑射之神蒙莊云始不敢視然得
與言粲然笑曰用若之求周大物用若之智窮無端三
四日得無顛倒反側於胸中乎是非操其心而自別者
耶雖然喜若之專而教若之聽無多傳

楊敬之華文
山賦序

薛逢命一道士貌真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
放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霸衣詣門延之與語忽於東
壁見真贊讀之乃命筆續之曰手把金錐鑿開混沌長
揖而去不知所之

逢作鑿混
沌賦馳名

南部新書

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

奇

阿育王寺
常住田碑

石墨鐫華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夥樊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方
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爲沙門者初修十誠
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八

圭

其誠至於五百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關古之僧

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

阿育王寺
常住田碑

金石錄補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
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
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
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
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
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乎侯社夏翟之
霸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礪染練

以供宗廟祭祀之文用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
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
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
慾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
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
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
如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
非天助乎帝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
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

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
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
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
得二千七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
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鳴
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其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
更召龜而令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
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土而闕之士
叶吉爨爨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銘

云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梓州兜率

寺文 文泉子集

冢銘
臣曰休以文爲命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
頌以文幸上發轡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
霍山山故岳也邑贅於陞至之二曰離邑一舍望乎嶽
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曰乎戇手乎韞心乎聳神乎稽
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
如金石之永播也旣而其精怯然搏敵躁然械囚紛然
焚緜恍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痾則知才智之劣如

髦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將關於神而
愚之耶抑有所達而託之耶其辰旣浹其精忽愉怵然
而勝躁然而適紛然而靜恍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
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
霍山賦序

皮子文藪

張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

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

舊五代史

廖昆湖正字通凡例曰慮四方沉湎字彙日久故部畫
次第如舊闕者補之誤者正之按舊本闕者正字通仍

闕不補舊本誤者正字通仍多所誤李白大獵賦別有
大狷飛駿窮奇軀橢無狷字樊宗師絳守園池記倬緬
孤顛無緬字元結唐亭銘無唐字

管城
碩記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八終